“传奇奶奶”姜淑梅：从“文盲”到“网红作家”

本报记者韩宇、杨思琪

60岁学识字，75岁学写作，80岁学画画。到了82岁，她已写下近60万字，画了上百幅画，出版了5本书。

一头银发，笑意浮动，眼睛里散发出柔和慈善的光，讲话幽默风趣，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机智……在黑龙江省绥化市，“传奇奶奶”姜淑梅用自己精彩的后半生，实现了从“文盲”到“网红作家”的“逆袭”，让人们从这个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的普通老人身上，看到了人生难以预测的潜能，以及岁月和时代给予她的馈赠。

自写自画，6年出版5本书

“俺家门前一棵桃，青枝绿叶梢儿摇。开的桃花一样大，结的桃儿有大小。大桃摘了集上卖，小桃树上风来摇……”这首民谣简洁易懂，富含哲理，正是姜淑梅从山东老家收集整理而来的，当地人称作“小唱”。

两个月前，姜淑梅的第5本书《拍手为歌》出版，那些过去的歌谣和民俗故事，都汇成时光的河流在书中流淌。“会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得赶紧记下来”，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，她乐呵呵地说，“这里头的插图都是俺自己画的”。

6年前的秋天，姜淑梅的处女作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出版。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短小精悍，情节生动。有评论说，姜淑梅书写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乡土家族史，也是一部被战乱、死亡和饥饿浸泡的民族血泪史。

“每个字都钉在纸上，每个字都戳到心里”，“质朴的乡间叙述，不用华丽，就已动人”……姜淑梅收获了不少“姜丝”——粉丝自称，她也成了“网红作家”。

而在此之前，这个“大字不识一个”的老太太说想学写作，就连家人都不信。

姜淑梅回忆说，起初听说自己想跟着闺女学写作，向来沉默寡言的三哥笑得前仰后合。等书出版了，年过八旬的三哥流泪了，姜淑梅也激动得一宿没睡着。

“老了老了，俺还红火了，跟辣椒似的。”姜淑梅说，她从小最羡慕的就是“文化人儿”，但原先想学习没条件。

1937年，姜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。家境遭变，加上战乱，她白天做衣服，晚上纺棉花，根本没机会上学。后来为了糊口，一家人跟着乡亲“闯关东”。她和丈夫在黑龙江一家砖厂落脚，她做了半辈子临时工。等到老了，她又像“打补丁”一样给各个子女带孩子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……她的身上，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、奉献和任劳任怨，一样都不少。

写作的路一旦走通，姜淑梅的笔就像话匣子打开了。第二本《苦菜花，甘蔗芽》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，《长脖子的女人》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，《俺男人》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……

很多人想象不到，这个“高产作家”从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。

> 60岁学识字，75岁学写作，80岁学画画。到了82岁，她已写下近60万字，画了上百幅画，出版了5本书
>
> 打印纸的背面、各类包装纸、小孩子的作业本、医院就诊手册……手边有啥就拿啥写
>
> 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她基本都在写，像入了迷似的，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

在家里，姜淑梅坐客厅沙发上，把沙发靠背放平搁在腿上，再垫上一块毡子，她就开始“码字”。打印纸的背面、各类包装纸、小孩子的作业本、医院就诊手册……手边有啥就拿啥写，还有的书稿写在纸条上。

这样的“伏案”写作，在当代“网红作家”里是别具一格的。

“女儿是我的老师”

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？

姜淑梅说，1996年9月，老伴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，她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。担心母亲一蹶不振，女儿张爱玲想了个办法开导她：“娘，你学认字吧。”

没想到，同年12月，在北京进修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。这封信，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字就写下几个、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。

张爱玲回忆说：“娘不懂笔画，她不是写字，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，画出来的。”

为了识字，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窍。她自己编歌词，让孩子们写在纸上，她照着一遍一遍地念。时间长了，自己编的歌会唱了，她也把字记住了。

别人上街问路，姜淑梅上街“问字”。广告牌、宣传单、公交站，还有看电视和小人书，只要看到不认识的字，她就张口问。

女儿张爱玲在绥化学院教书，也是一位作家。等妈妈认了不少字，女儿会把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她看。

“这个好看，有细节，真细。”姜淑梅赞不绝口，“我也有故事，我也要写。”

▲姜淑梅老人在家中写作（9月24日摄）。 谢剑飞摄

那时，姜淑梅已经70多岁，手颤颤巍巍，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、竖不竖，像锯齿一样，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不下来。挠磨了三五天，姜淑梅就不想练了。

“老人跟小孩一样，得靠哄。”张爱玲告诉她，“你写得挺好，我小时候学写字也这样，多练练就好了。”

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，姜淑梅是个勤奋的学生。每天凌晨三四点，天还没亮，她就摸黑起床了。打开台灯，开始了一天的写作。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她基本都在写，像入了迷似的，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。

姜淑梅有一个笔记本已翻得毛了边，这是她的“生字本”，也是“字典”。“撅折”“褯子”“簪子”……里面塞满了各种口语、土话里的生僻字，大大小小密密麻麻，“大的是张老师写的，小的是我‘照葫芦画瓢’画下来的。”姜淑梅说。

对于姜淑梅来说，写字，就是写故事。

张爱玲告诉她：“娘，你就当对面有个人坐着听你讲，你就想你要怎么讲，人家才能听懂。”

“写自己经历过的、熟悉的，但是别人又不知道的事，就能写成独家和特色。”这也是姜淑梅的“写作秘密”。她笔下少有废话，总是直截了当，讲最有意思的故事，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。

有一次，姜淑梅写了一篇关于“闯关东”的文章。拿给女儿看后，被评说“没细节，一篇得分三次讲，写成三篇故事。”她便翻来覆去，来来回回改了三遍。在讲“大宿舍”的故事里，“要是侧身睡会儿，再想平躺就难了，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”，她用寥寥数笔就把几十户人家躺在两张大通铺的情形勾勒了出来。

“一是哄，二是教方法，三就是要严格要求。”张爱玲解释道，在她知道怎么写之后，就可以批评了，该重写就必须重写。

好故事靠出门“上货”

这些故事源源不断，是从哪儿而来？

姜淑梅说，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的，有的是逃荒路上听来的，有的则是从邻居、乡亲那里“勾”出来的。等把自己的故事写完了，就得去“上货”。

“人家说‘采访’‘采风’，我不是知识分子，就说‘上货’。我知道，山中有好货。”姜淑梅说。

她和女儿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家，走访亲戚，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事。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，还会介绍另一个老人讲，跟滚雪球似的，姜淑梅搜罗了不少“好货”。

录音笔、笔记本、笔，是姜淑梅的贴身三件套。火车上、扑克牌局，都是她“上货”的地方。她只要看到脑瓜儿聪明的、会说话的人，就问：“你会讲故事吧？给我讲个故事吧？”有时遇到不知咋讲的人，她就先讲一个，把人家的故事“勾”出来。

就这样，她的写作半径，从自己的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，又拓展到别人家族的故事。

但有时，“上货”并不容易。有的故事不精彩，她就不写了。有的人讲得虽好，但不让发表。还有的老人自己愿意讲，但儿女们不干。

“上货”过程中，姜淑梅有一种“危机感”。有一次，一个邻居老太太特别会讲故事，可等她过了几个月再去核实，怎么敲门都没应答，“人没了”。

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，女儿是她的“第一编辑”。刚开始，姜淑梅写的没标点、没题目、没段落，这“三无产品”让人头大。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电脑，边让母亲坐在一旁，和母亲一一核实，随时修改。

给母亲当编辑，张爱玲坚持一个原则，就是“原汁原味”，她所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，删掉多余的话。

“娘写的故事，像刚出土的瓷器，可以去尘，但不能用力过猛，稍微把握不好力道，就容易碎了。”张爱玲说。

“不怕起步晚，就怕人偷懒”

有一天，张爱玲一进门，姜淑梅就说：“你跪下。”

“我犯啥错了，娘？”张爱玲心头一紧。

“我说跪下你就跪下，别冲着我，侧着跪。”老人坚决地说。

张爱玲刚一跪下，姜淑梅就乐了起来：“我说咋总画不对，这回明白了。”原来，姜淑梅在学画画，她用的笨办法就是照着实物“临摹”。

蜡笔、铅笔、水彩、墨汁，想用什么就拿什么。她画的多是民俗画，有的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，色彩鲜艳，很是有趣。

最近两个月，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，开始练书法。因为她曾“夸下海口”：“等我老了的时候，要成为四个‘家’——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老人家。”

“不怕起步晚，就怕寿命短，千万别偷懒。”姜淑梅从没把写作、画画当成负担，而是“乐子”。

“娘操劳一辈子，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。以前，她的天地很小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‘整天围着锅台转’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她不再拘泥于生活小事，开始为自己活。学认字，帮她推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。学写作以后，这个窗口更大了，世界也向她走来了。”张爱玲说。

如今，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动，母女两人都穿旗袍，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材质和花色，母女俩总被人夸“太好看了”。一次，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梅说：“你不是文盲，你是女王。”

同样身为作家，张爱玲深感时代赋予娘的机会。

以往作品传播靠文学期刊、杂志、报纸，作品发表也有一定门槛，把一些文学爱好者挡在了门外。

“娘最初的习作就是由我贴到博客上，得到了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，才有机会出书。”张爱玲说，近些年，不少像娘一样的草根作家都受益于网络，甚至掀起一阵民间述史热。

有人说，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月，让人看了揪心。姜淑梅说：“看俺的书，不要哭，不要流泪。事都过去了，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，俺也写不出这些书。写以前的苦，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。”

“她在打捞历史，”张爱玲说，“但她不知道，她感兴趣的只是故事。”

（参与采写：马知遥、谢剑飞）

老政法退休“玩跨界”，把水葫芦变“宝葫芦”

本报记者熊金超、李伟

今年74岁的他，研究湖泊水污染治理已有10年；从一名“门外汉”开始，他的实践和呼吁，已得到40余名业内专家联名认可。原本是退休颐养天年之际，他为何“跨界”跟湖泊污水较劲？

记者近日采访了原武汉水资源环保事业促进会会长程康彦，正是他的10年治污实践，让凤眼莲（俗称水葫芦）逐渐破除污名，为湖泊治污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。

“吸污之王”凤眼莲可让湖水变清

曾经臭气熏天的武汉小南湖，这些年已经慢慢变了模样。这一泊千亩污湖，曾是程康彦的一个重要“试验湖”，他从这里找到了利用凤眼莲治污的方法和信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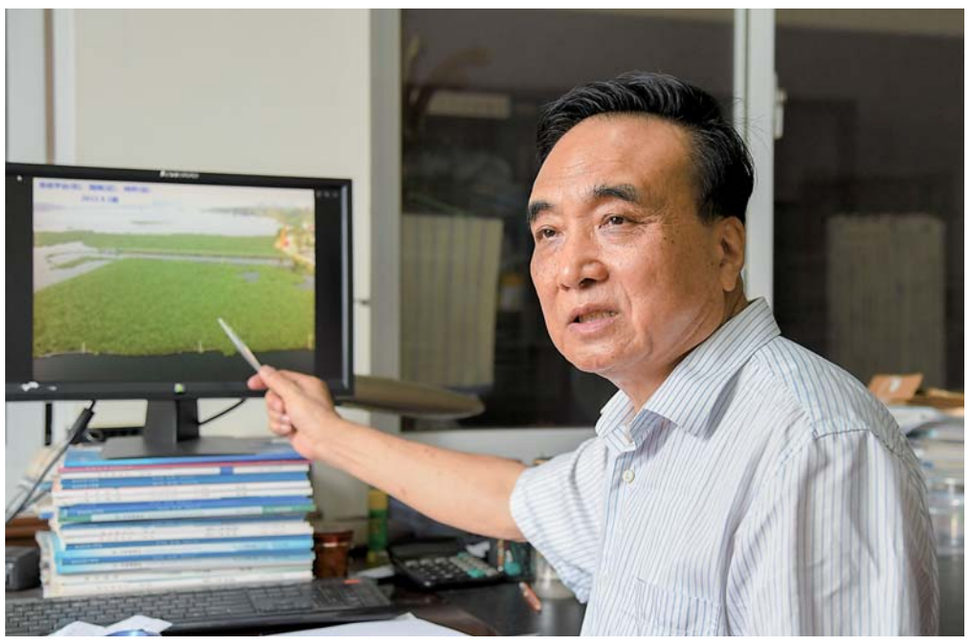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动手画图，研制出具有专利技术的凤眼莲自动采收机，可及时对凤眼莲进行快速打捞，并用围网控制生长区域，确保不会疯长。近日，程康彦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利用凤眼莲治污取得的成果。据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常年逐月监测，小南湖中凤眼莲长起来的6－10月与前5个月相比，总氮下降1/4以上，总磷下降1/2以上，氨氮下降4/5以上。

在此之前，学术界对凤眼莲的功过是非有过激烈的争论。由于南方一些污染水域一再发生凤眼莲疯长成灾，有一种观点对凤眼莲极力贬斥，称其为“绿魔”“入侵物种”“十大害草之一”。这种看法吓唬了许多人，至今还有很大影响。另一种观点主张趋利避害，利用凤眼莲实现廉价治污。程康彦赞同后一种观点，他从文献资料中知道凤眼莲只有在气温13℃以上才开始生长，水温0℃以下死亡，气温25-35℃在富营养静水中生长繁殖迅猛，有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水质净化的记载。他决心用实践来检验是非。

在小南湖2015年较大规模的凤眼莲治污之前，他先后在三处水体中进行了长达6年的小型试验，早在2009年7月1日，程康彦就在武汉市委附近的一处公园水沟中“偷偷”试种凤眼莲，结果证明凤眼莲在水质IV类以上的水体中很难增长。同年9月他开始在东西湖区350亩的墨水湖连续进行了多年的凤眼莲治污，直到该湖水质从劣V类上升到地表水IV类。2014年他到小南湖作了较小规模的试验，取得了改善水质的明显效果。多年的实践使程康彦认定，凤眼莲疯长成灾是有条件的：第一，富营养污染水体；第二，适宜的气温；第三，生长不受控制、不被中断。因此，只需把握以下两点凤眼莲即可为我所用：其一，打桩围栏，控制凤眼莲的生长范围；其二，及时快速收捞，不让其过度发展蔓延。

尤其是在四季分明的长江流域，凤眼莲夏荣冬枯。冬季气温有时0℃以下甚至水面结冰，凤眼莲在野外难以生存，又为其安全种养控制增加了一道天然屏障。

>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、从事了一辈子政法工作的老人，退休之后全身心扎进了凤眼莲治污事业
>
> 通过10年的实践，他率领团队从机械设备和作业路线两方面入手，研究出了保障凤眼莲低耗高效、安全治污的一整套专用技术和设备，为湖泊治污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



▲程康彦在介绍武汉周边用凤眼莲治污的试验项目（7月18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程敏摄

水葫芦变“宝葫芦”背后的秘密

有研究表明，1吨凤眼莲可以吸收约2000克左右氮、330克左右磷，而每亩水葫芦年生产量可以达到50吨，理论上可富集水体中的氮约100公斤、磷约16.5公斤，通过采收凤眼莲，最终带走它所吸纳的氮、磷等富营养污染物质。

不少业内支持凤眼莲治污的专家不仅重视防止凤眼莲疯长成灾，也担心其后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难题。程康彦通过10年的实践，对这些问题较好地交出了答卷。他率领团队从机械设备和作业路线两方面入手，研究出了保障凤眼莲低耗高效、安全治污的一整套专用技术和设备。

在位于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，记者看到满屋子都是凤眼莲、机械设计等方面的书籍，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、从事了一辈子政法工作的老人，退休之后全身心扎进了凤眼莲治污事业。

记者看到，程康彦自己设计的独创性采收凤眼莲的机动工具，从传送带式采收机到自动化采收机、采收平台，整套技术工具已获得国家级专利并应用到湖泊治污项目中来。经测算，用这套技术和设备，种、管、收1吨凤眼莲的成本只需百元左右，与实现同样治污效果的其他方法相比，成本确实低廉。

通过不断摸索，程康彦完善了技术路线，采取水岸结合、水上拢集、岸上机械采收、一次上岸推走的作业路线，充分借助水力、风力，尽可能使用电力，减少一次装卸，提高了采收效率，节省了机械成本和能耗。

随后，他通过多年观察采收上岸的凤眼莲的自然变化，改变了异地粉碎挤压脱水、远距离运送的做法，改为就近堆放，通过风吹日晒、自然脱水、干缩成饼，变污染为有机肥。这种转化办法破解了凤眼莲含水率高、可用率低的难题，无须机械处理，还可节省运力90%以上，远比制作沼气、纤维板等更简便经济。变成饼块的凤眼莲有机肥，很受生态农业用户的欢迎。

不仅成本划算，经过10年的实践探索，程康彦还发现，依靠大投入清淤作为治污基本手段的通常做法应该改变，除重金属及有毒物质超标的特殊淤泥及需要扩容、疏堵的水体外，用凤眼莲治理一般污染水体则不必清淤。

“清淤有利有弊，其弊端是成本高耗费大，在武汉清除1立方米淤泥约需150元左右，还往往破坏水底生态，给水体修复造成困难。”程康彦说，“清淤过程中的施工、输送、堆放可能影响周边环境，造成二次污染，特别是不可能把污染层清干净，新表层氮、磷等富营养物质含量仍是水体的千百倍，在新表层稳定之前仍将长期继续释放，污染水体。而用凤眼莲可实现不清淤治污，节省大笔资金，具有明显的优越性。”

愿无偿献技术造福更多湖泊

如今，程康彦的探索，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。中科院水生所专家吴振斌、郭伟杰、李柱表示，以水生植物为核心的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技术，因具有效果好、投资少、运行成本低、易管理、景观质量好等优点，已成为富营养水体生态治理与修复的最有效途径之一。凤眼莲是研究最早、最深入，也是实际生态修复工程中应用较广的水生植物，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废水、生活污水、富营养化湖泊、河道、垃圾渗滤液等水体处理和水生态修复。

程康彦认为，凤眼莲成本低廉，特别是在大面积、大规模的治污工程中，更显示出超群的优势。同时，还可选配其他水生植物，如菹草、狐尾藻、金鱼藻、伊乐藻、籽莲等，在治污空间与时间上与凤眼莲相辅相成，并为凤眼莲去污后实现草青湖净创造条件。

这名古稀老人，谈起水污染治理，眉飞色舞，头头是道，让人感受到他的满腔热情。

记者不由好奇地问了一句：从政法到环保，隔行如隔山，难不难？“党的干部肩负的任务，不少是不曾学过、不曾做过的。关键是要有事业心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。”程康彦认为，人退休了，但心态不能退休；只要肯学习，就会有收获。

原来，2009年，时任武汉市委特邀顾问的程康彦，曾经牵头创办公益网站，用来展示各种好产品、好技术。其中，涉及水污染治理技术时，他发现这项武汉市需要的技术，却各有所长、各有局限性。尤其是对凤眼莲的水生植物分歧很大，贬者多、褒者少。如何用其所长、控其所短，引起了这名老人的探索实践雄心。

从推动截污到投放、采收凤眼莲，程康彦一直上手操作。尤其是每年冬季采收，总要忙一两个月。采收平台难免寒风冷雨，泥水遍地，为了及时研究解决机械故障，他坚持在这种环境中工作。

如今，为了支持各地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战，程康彦决定把自己探索摸索的凤眼莲整套治污技术无偿献给社会，向所有愿意使用的单位提供，并可到现场义务指导。

多年与污水斗争，程康彦对环保有了更清醒的认识，感受了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升，也对环保基础设施的升级感到心急，“治污应先全面截污，无论什么水体，只要有足以降低水质的外源污染，其他任何措施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”

他发现，许多人对截污的认识并不全面，只注意了污水管涵沟而忽视了其他，以致治污旷日持久，效果不佳。为此，他多次带着助手沿湖探查，深入街道社区调查走访，建言献策城市地下管网从源头“雨污分流”。

“多年的探索之旅，走的弯路不少。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探索不会轻松，实践中体会到比预想的更艰辛。我考虑最多的是在低成本治污的探索中，怎样才能向社会交出优秀的答卷。”程康彦说。